

苏联文学艺术問題

苏联文学艺术問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经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171 字数141,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9/16 插页2

1958年3月北京第1版 195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2700册

定价(4)0.70元

出版說明

本書初版刊行于一九五三年三月，同年九月及一九五六年七月曾又印刷兩次，這次出版前，又重新加以編選，並對有關文章的譯文作了再一次的校訂。

這次編選，除第二部分沒有增減外，第一部分增加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協會（俄共中央的信）》一篇文章；第三部分則完全重新編選過，刪去了收在舊版中的文章，補充了《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給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的祝詞》、赫魯曉夫同志的《文學藝術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聯繫》、蘇共中央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發布的一項決議《關於糾正對歌劇〈偉大的友誼〉、〈波格丹·赫美爾尼茨基〉和〈全心全意〉的評價中的錯誤》等七篇文章。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1958年10月14日

目 次

一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俄共中央的信 (3)

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

——俄共(布)中央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的決議 (7)

关于改組文学艺术团体

——联共(布)中央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的決議 (13)

日丹諾夫：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講演 (15)

苏联作家协会章程 (24)

二

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

——摘自联共(布)中央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的決議 (33)

日丹諾夫：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 (38)

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的決議 (67)

关于剧場上演节目及其改进办法

——联共(布)中央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的決議 (76)

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

——联共(布)中央一九四六年九月四日的決議	(83)
日丹諾夫: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苏联音乐工作者 會議上的開幕詞	(89)
日丹諾夫: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苏联音乐工作者 會議上的发言	(97)
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誼》 ——联共(布)中央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的決議	(118)

三

关于《新世界》杂志的錯誤

——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的決議	(127)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給第二次全苏作家 代表大会的祝詞	(133)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給第一次全苏美术家 代表大会的祝詞	(140)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給第二次全苏作曲家 代表大会的祝詞	(144)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文学发展的几个問題 ——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書記处向作家协会理事会 第三次全体會議的报告	(148)
赫魯晓夫: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	(172)
关于糾正对歌剧《伟大的友誼》、《波格丹·赫美尔尼茨 基》和《全心全意》的評價中的錯誤 ——苏共中央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的決議	(204)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俄共中央的信

我們党的中央通过了如下的決議：最近一次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的共产党党組，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也通过了这一決議：

一、根据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決議，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教育人民委員部之間的极紧密的工作联系，应当成为两个机关的相互关系的基础。

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創造性的工作，应当是教育人民委員部——即在文化領域中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的工作的一个組成部分。

三、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中央机关，在积极参加教育人民委員部的政治教育工作的时候，应当成为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員部并遵循俄共給教育人民委員部所指出的方針进行工作的一个部門。

四、国民教育局和政治教育局这些地方机关与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相互关系也是同一类型的：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当成为国民教育局的一个部門，并且遵循俄共省委会

*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真理报》，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第二七〇期。

給省国民教育局所指出的方針进行工作。

五、俄共中央指令教育人民委員部創造和維持各种条件以保証无产者有可能在自己的机关中进行自由的創造性的工作。

俄共中央認為，必須向无产階級文化协会的同志們，向地方的和省的国民教育局和党組織作如下的說明。

无产階級文化协会是在十月革命以前产生的。它曾宣布为“独立的”工人組織，不受克倫斯基时期国民教育部的管轄。十月革命改变了形势。无产階級文化协会仍然是“独立的”，但現在这已經是不受苏維埃政权管轄的“独立”了。由于这一点，以及由于其他一些原因，在社会上与我們敌对的异己分子，即小資产階級分子，便涌入了无产階級文化协会，他們有时候事实上竟篡夺了无产階級文化协会的領導权。未来派、頹废派、同馬克思主义敌对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拥护者，最后，还有一些失意分子、从資产階級政論界和哲学界出身的人們，开始在无产階級文化协会的某些崗位上指揮一切了。

他們在“无产階級文化”的幌子下給予了工人們以資产階級的哲学观点（馬赫主义）。而在艺术方面他們則給工人培养了一种荒唐的、不正常的趣味（未来主义）。

在本質上同共产主义距离很远并对共产主义采取敌視态度的艺术家和哲学家，他們虽然自称是真正无产階級的艺术家和哲学家，却不去帮助无产階級青年認真学习，加强其对待生活和艺术方面的一切問題的共产主义态度，反而把持着无产階級文化协会，阻碍工人走上自由的和真正无产階級的創作的大道。各种大大小小的知識分子集团打着无产階級文化的幌子，强迫先进工人接受它們自己的半資产階級的哲学“体系”和謊言。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以及这几年間（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二年）风

靡一时的反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占据了在反动年代中沉醉于造神派哲学和各种唯心主义哲学的“社会民主主义”知識分子的头脑。就是这些观点現在也被各种反馬克思主义的知識分子集团企图伪装起来灌輸給无产階級文化协会。

如果說我們党至今未曾过問这件事，那只是因为我們党忙于前綫的战斗性的工作，不是随时都能給予这些迫切問題以应有的注意。現在，当党有可能比較細致地来研究文化教育工作的時候，它就应当給予一般国民教育問題、特別是无产階級文化协会以更大得多的注意。

正是那些企图利用“无产階級文化”的幌子来私运自己反动观点的知識分子，現在大肆宣传反对中央的上述決議。这些分子企图把中央的決議曲解为仿佛是限制工人艺术創作活动的一种措施。当然不是这样。无产階級文化协会中的优秀工人分子是会完全懂得我們党中央之所以这么做的緣由的。

中央不但不想限制工人知識分子在艺术創作方面的主动性，相反地，中央却要為工人知識分子創造更为健康的、正常的环境，并使这环境能够对于整个艺术創作事业发生良好的作用。中央很清楚地了解：目前战争正要結束，工人队伍中間对艺术創作問題和无产階級文化問題的兴趣将日益增长起来。中央珍視和尊重先进工人之渴望提出关于个人在精神方面更丰富地发展的問題。党将尽一切可能使这一事业真正掌握在工人階級知識分子手中，使工人階級的国家給予工人知識分子为此所必需的一切。

所有关心这个問題的同志从教育人民委員部制定的并為我們党中央批准的条例草案中都能看到，正在改組中的工人的无产階級文化协会在艺术創作方面的充分自主是有了保障的。在

這個問題上中央對於教育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也給了確切的指令。中央將實行監督，並將委託省委會實行監督，不容許正在改組中的無產階級文化協會受到瑣瑣碎碎的監護。

中央同時也了解：就在教育人民委員部里，在藝術方面至今還有那種在無產階級文化協會中起過瓦解作用的知識分子思潮。中央正努力要在教育人民委員部里清除這些資產階級思潮。中央特地通過了一項決議，要使省國民教育局由受過黨嚴格審查的人們組成，這些省國民教育局將按照新的決定來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的工作。中央把無產階級文化協會和省國民教育局的合併看作是這樣的一種保證：至今團結在無產階級文化協會隊伍中的無產階級優秀分子，現在將積極地參加到這一工作中，從而幫助黨使教育人民委員部的全部工作具有真正無產階級的性質。我們黨的中央還號召我們的各種教育組織盡可能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齊心協力地工作；各種教育組織都應當在行動上，而不是在口頭上，成為真正的、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文化的機關。

羅 玲 曹葆華譯

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

——俄共(布)中央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的決議

一、最近群众物質福利的提高，連同革命所引起的思想的轉变，群众积极性的加强，知識范围的巨大扩展等等，造成了文化的要求和需要的巨大增长。因此，我們进入了文化革命的阶段，而文化革命是向共产主义社会繼續前进的先决条件。

二、这种群众文化成长的一部分是新文学的成长——首先

- 这个決議的中譯文最初曾刊載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的《人民日报》，現在將《人民日报》編者按語轉錄如下：“一九二五年六月苏俄共产党(布)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決議，在苏联文学发展历史上起了极巨大的指导作用。这个決議發表于苏联新經濟政策时期，当时的历史条件、阶级关系与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情况和今天中国当然有很多的差別。但这个決議中所提出的关于党领导文学活动的基本原则在今天仍有现实的教育意义。決議指出：党应当周到地和細心地对待中間作家，使他們尽可能迅速地轉到共产主义思想方面来；党对待无产阶级作家，一方面以一切方法帮助他們成长，另一方面以一切手段防止他們驕傲、摆共产党员的架子；对于輕視旧文化遗产、輕視文学專門家的錯誤态度必須进行坚决斗争。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決議指出：无产阶级文学应‘广泛把握极其复杂的現象，不关闭在一个工厂范围内，不成为車間的文学，而要成为领导千百万农民前进的伟大的战斗阶级的文学’；在文学形式方面，党不特别支持某一文学派别，而主张文学领域中各种集团和流派的自由竞赛；党积极地指导文学批評和創作的活动，而避免在文学事业上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这个決議是值得我們很好地重新加以研究的。”

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文学的成长，从它的尚在萌芽状态的但同时范围方面却空前广泛的形式（工人通讯、农村通讯、壁报及其他）起，直到思想性很强的文学作品为止。

三、另一方面，经济过程的复杂，几种矛盾的甚至互相直接敌对的经济形态的同时增长，这一发展所引起的新资产阶级产生和壮大的过程；一部分新旧知识分子对于这种资产阶级的必然的、虽然最初未必是自觉的向往；这种资产阶级的愈来愈多的思想代表者之不断从社会深处化学式地分泌出来，——所有这一切，也必然显现在社会生活的文学面上。

四、因此，正如我国总的阶级斗争没有停止一样，文学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没有停止。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中立的艺术，虽然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地多种多样。

五、但是，如果忽视了我們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那就会完全错误，这个事实就是：工人阶级在我国获得了政权，全国实行着无产阶级专政。

既然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得政权以前爆发阶级斗争，实行把整个社会推翻的路线，那末在无产阶级专政期间，摆在无产阶级政党面前的问题便是：怎样同农民和睦共处，慢慢地改造他们；怎样和资产阶级建立某种程度的合作，慢慢地排挤他们；怎样使技术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知识分子为革命服务，在思想上把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

因此，阶级斗争虽没有停止，但其形式则已改变，因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以前力求推翻当时的社会，而在自己专政时期则把“和平组织工作”提到第一位。

六、无产階級应当保持、巩固、日益扩大自己的領導，同时要在思想战綫許多新的区域中也占有适当的陣地。辯証唯物主义向完全新的領域(生物学、心理学、一般自然科学)渗透的过程，已經开始了。在文学領域中夺取陣地，也同样地早晚应当成为事实。

七、但是必須記住：这个任务是比无产階級正在解决的其他任务更复杂得不知道多少，因为工人階級在資本主义社会中已經能鍛炼自己去进行胜利的革命，能給自己造就战士和領導者、这样的人材，并且能給自己造成政治斗争的卓絕的思想武器，但是它当时不可能鑽研自然科学問題和技术問題，而且它既是文化上被压迫的階級，同样也不可能創造自己的文学、自己的特別艺术形式、自己的风格。虽然无产階級手中現在已經有了衡量任何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正确标准，但是它对于艺术形式的一切問題却还没有同样确定的回答。

八、起領導作用的无产階級政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应当依据上述的情况来决定。在这里首先是下列的各个問題：无产階級作家、农民作家与所謂“同路人”和其他作家之間的相互关系；党对待无产階級作家自身的政策；批評問題；艺术作品的风格和形式問題，以及創造新艺术形式的方法問題；最后，是組織性質的問題。

九、按照社会階級或社会集团的内容而区分的各种作家集团之間的相互关系，是由我們总的政策来决定的。但是在这里必須注意：文学方面的領導，連同它的一切物質的和思想的手段，整个是属于工人階級的。无产階級作家的領導权現在还没有，而党应当帮助这些作家給自己贏得掌握这个領導权的历史权利。农民作家应当受到友好的接待和享有我們无条件的支

持。任务是在于把他們日益成长的干部轉移到无产階級思想的軌道上来,但是决不要使他們的創作失掉农民文学的特色,因为这些特色是影响农民的必要前提。

十、在对“同路人”的关系上必須注意:(一)他們的分化;(二)他們中間有許多作为文学技术的熟練“专家”的重要性;(三)这一群作家的动摇情况。在这里,一般的方針应当是周到地和細心地对待他們,即采取那种足以使他們尽可能迅速地轉到共产主义思想方面来的态度。党在排除反无产階級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时候(他們現在是少得不足道了),在跟一部分路标轉換派^①的“同路人”中間正在形成的新資产階級思想体系作斗争的时候,应当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中間的思想形态,耐心地帮助这些必然很多的思想形态在与共产主义各种文化力量日益密切合作的过程中逐漸消灭。

十一、对于无产階級作家,党应当采取这样的立場:用一切方法帮助他們成长,并用各种办法支持他們和他們的組織,同时也应当用一切手段防止他們中間出現摆共产党员架子这种最有害的現象。正因为把他們看作苏联文学将来的思想領導者,所以党应当以一切方法与那些对旧文化遗产和文学专家的輕率和蔑視的态度作斗争。同样地,那种对于为实现无产階級作家的思想領導权而进行的斗争的重要性的輕視态度,也是應該斥責的。一方面反对投降,另一方面反对摆共产党员架子,——这应当是党的口号。党也应当与純粹在暖室里培植“无产階級”文学的企

^① 路标轉換派是一九二一年在国外的俄国資产階級流亡者中間产生的一个資产階級政派,它以一种叫作《路标轉換》的杂志得名。路标轉換派是苏俄新資产階級及資产階級知識分子观点的反映,他們由于新經濟政策的实行而放弃了用公开的武装斗争来反对苏維埃政权,指望着苏維埃制度逐漸蜕化为普通的資产階級共和国制度。——譯者注。

图作斗争。广泛把握极其复杂的现象，不关闭在一个工厂范围内，不要成为车间的文学，而要成为领导千百万农民前进的伟大的战斗阶级的文学，——这应当是无产阶级文学内容的范围。

十二、作为党所掌握的主要教育工具之一的批评，它的任务一般说来是由上述的情况来决定的。共产主义批评应当一刻也不放弃共产主义的立场，丝毫不违反无产阶级的思想，揭示各种文学作品的客观的阶级意义，与文学中反革命的现象作无情的斗争，暴露路标转换派的自由主义等等，但同时还要对于一切可能而且一定会同无产阶级一起前进的文学集团表示最大周到、慎重和忍耐。共产主义批评应当在文学上避免使用命令的语气。这种批评只有以自己思想的优越性为依靠的时候，才能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马克思主义批评应当从自己中间坚决根除一切狂妄的、一知半解的和神气十足的共产党员架子。马克思主义批评应当给自己提出“学习”这个口号，并且应当反击自己中间的一切废话和胡说。

十三、在正确地认清各种文学流派的社会阶级内容的同时，党决不能偏祖文学形式方面的某一派别而使自己受到束缚。既然领导着整个文学，党就不可能支持某一文学派别（在根据对形式和风格的观点的不同而划分这些派别的时候），正如党不能以决议来解决家庭形式问题一样，虽然一般讲来它无疑地领导着而且应当领导新生活的建设。我们有种种理由预料与时代相适应的风格将被创造出来，但是将以其他各种方法创造出来，而且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没有出现。在我国文化发展的现阶段上，任何在这方面把党束缚起来的企图，都应当加以驳斥。

十四、因此，党应当主张这方面的各种集团和流派自由竞赛。用其他任何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都不免是衙门官僚式的